科普文学

元宵节

■ 钟芳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赏花灯、观烟花、逛庙会是元宵节的标配，它们一年一年丰富着年俗文化，给我们的假日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我们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化学工业出版社）聚焦节日话题，通过对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腊八、灶王等八个节日的介绍，使我们对以元宵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在系统的阐释中都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

全书将传统礼仪、特色美食、节日传说、诗词谚语、节气变化、历史典故、民俗科普精心融于一炉，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八个节日的由来、民习民俗等内容，条分缕析予以讲解。与一般的年节读物不同，该书特意增加了手工和彩绘方面的设计，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以不同的观感和体验，去切身感受中华节日文化的魅力。

中国的许多节日，都离不开美食的滋养。就拿元宵节来说，大众普遍喜食的元宵，在名称上却有着迥然各异的称呼，北方通称“元宵”，而南方却唤作“汤圆”，两者不仅在外观上略有差异，在食材的选用和制作上，也不尽相同，可谓“十里不同俗”的有力佐证。而元宵佳节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便是品尝元宵了，在这阖家团圆的日子，吃完了热气腾腾的元宵，再携家带口去赏灯，当是一件乐事。流连在璀璨的灯火世界里，观赏着各式各样的花灯、彩灯，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愉悦。赏灯之余，最富情趣的莫过于猜灯谜了。譬如“上下合（打一字）”，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灯谜，还真颇让人思量，而答案却再简单不过，不过一个寻常的“卡”字。而另一则灯谜显然更容易，“身穿锦袍头戴花，每天清早催人起（打一动物）”，一看谜面，准会让人会心一笑，脱口说出“大公鸡”三个字。这些灯谜大多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而意蕴深厚的中国汉字，在经过巧妙的排列组合后，于节日之夜，瞬间迸发出氤氲的光彩，增添喜庆的同时，也让“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动人场景尤显温暖。元宵节自古是中国人的狂欢节，历史悠久，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观灯乐行》中写道：“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生动描绘出一幅唐人欢度元宵佳节的盛况。

本书通过绘图、步骤介绍、流程展示等方式，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制作花灯、纸狮子和龙灯，在动感十足的现场体验中，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悠神韵，从古老的民俗记忆中逐一唤醒，让元宵节的喧嚣与闹腾，不但活在趣味盎然的文字里，更立体鲜活地耸立在我们的巧手制作中。

记忆中的“年”

■ 卫思羽

除夕夜值完班，从办公楼出来，外面已是华灯初上，火树银花，彩灯高挂，往常热闹喧嚣的广场，此刻杳无一人，只有枝头上的彩灯闪着节日的喜悦。身后，保安大哥手机里的春晚音乐已徐徐响起，催促着夜归人赶紧回家。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失去对“年”的期待，但记忆的闸门，随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万家灯火渐渐清晰起来。

“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儿时的“年”，是从爷爷嘴里的那支老童谣开始的。家里的大人们忙着洒扫除尘，置办年货，准备团年饭，而我却期待着一年一度的“新春大游行”，这是我的家乡一年中最盛大的集会。

初一的早上，我会郑重其事地换上新衣，跟着大人们一块去看游行。那个时候，城市街道没有现在的宽敞，涌上马路的人们自觉留出宽约3米的通道，方便表演队伍行进。来得早的占据前排有利地势，举着娃娃等表演开始；来得晚的也不慌不忙，拖根长凳站上去，气定神闲地向大家通报前方情况。最占便宜的是临街住户，不用抢位置，不需带家伙，推窗探头就能把楼下的景象一览无余。

当喧闹的锣鼓声开始在街角响起时，所有人不约而同把头侧向一个方向。打头的永远是威风锣鼓，气宇轩昂，威震八方。接着就是五花八门、五彩斑斓的各种队伍，有挥舞彩扇的纺织姑娘，有身着长裙翩跹起舞的学生，有穿着华美丝绸旗袍的模特儿，有身形巨大却动作灵巧的大木偶人，也有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敲着连宵、举着长龙、舞着彩狮的民俗表演，还有各种设计巧妙、制作精美的花车。

新春游行图的就是个乐呵热闹。队伍所到之处，音乐声、锣鼓声此起彼伏，道路两侧更是人头攒动，人们拼命地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好看清楚表演。在那个照相机、摄像机还是稀缺资源的年代，一晃而过的演出，总让人意犹未尽，许多在前面没看过瘾的人，又心急火燎跟着队伍跑，边跑边看，直到活动结束，队伍散场，人群才三三两两尽兴而归。

说来也有意思，曾经站在路边向游行队伍投去崇拜眼神的小丫头，没想到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竟然成为新春游行队伍中的一员，而那场游行也成为生活在那座城市的人们对“年”的最后集体回忆。

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对过年的期盼可能没有远方游子那般浓烈，吃团年饭、领压岁钱、走亲访友、登高望远……作为过“年”必备项目，一套程序走下来，年就算过完了，可回头仔细想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直到自己也成为了归家的游子，背上行囊，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里，才又一次唤醒对“年”的记忆。站前广场上大包小包步履匆匆但又满心欢喜的人们，售票大厅里密密麻麻排成长龙的队伍，候车厅里目不转睛盯着大屏幕渴望看到开往家乡的列车信息的眼神，检票口处生怕赶不上车的你推我挤、险象环生，车厢里土味方言的交谈声、孩子的哭闹声、售货员的叫卖声，无一不在诉说着人们对回家过年的期盼，也成为游子心中对“年”既头疼无奈又甘心情愿的记忆。

再后来，在一个叫三会的偏远小镇，一场“送蛴螬”的民俗活动，又丰富了我对“年”的记忆。

那是一段新奇的体验。傍晚时分，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们手举着一只竹筒做的灯笼火把，集结在场镇上，伴随着“十四夜，送蛴螬，蛴螬公，蛴螬婆，把你蛴螬送下河”的歌谣，开始了送灯祈福。绵延数里的送灯队伍，犹如蜿蜒盘亘在大地上的火龙，不见首尾，身处其中只听见此起彼伏的歌谣，以及一张张被火把映得泛着红光的笑脸。当队伍行进至一处宽阔的水塘边，活动才真正进入高潮。人们将手里的火把用力插进水塘，星星点点地铺陈开去，让所有的霉运顺流而下，不见踪影。水中的火把，天上的烟花，时空交错，璨若星河，美好的祝福也就此轻轻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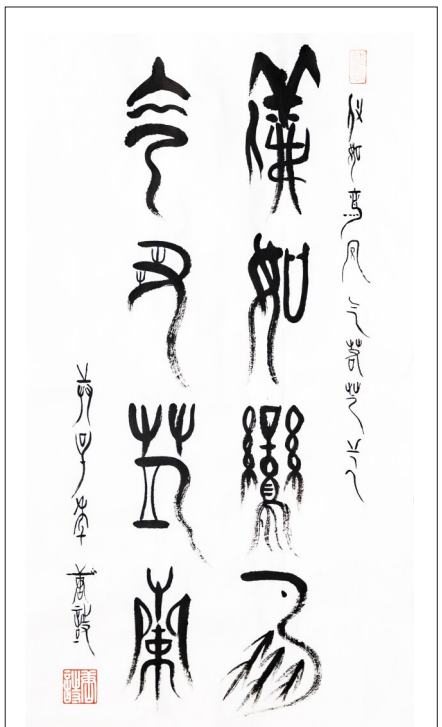
然而，这样的民俗体验因为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却也成为我记忆中“年”的味道。

虎啸龙吟

■ 王行水

梦像雾一样散去
夜悄然淡向东方既白
是不是经过连续三场大雪
反复推送和呐喊
春天的面纱即将在怀化揭开
我感到从脚心到全身开始发热
牛在告别时可能还用犄角
把我往空中抛了一回
祝愿我幸福、平安、高升
我花白的头发已经编织不出
飞翔的羽翼
但我还是放弃不下早早起床
暗地里自己给自己打气
势在必得，马虎不得
要一举拿下虎年的第一声虎啸
也许所有怀揣宏愿的普通人
终将得到眷顾和回应
我果然听到了虎年的第一声虎啸
除了虎啸，还有龙吟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城市
业已蓄足能量铆足了劲
高速高铁
在虎年第一天凌晨鸣出的汽笛
格外响亮而且拉得长长
连芷江机场隆隆的马达声
也面朝溆浦威虎山亢奋奏乐
真正的虎啸龙吟威震八方
向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路狂奔
虎啸龙吟第一个向我报到
喜得我连连搓手喜不自禁
心花怒放似乎形容不了此刻的心情
我的心海早已是翻江倒海虎跃龙腾
我一一向亲友们微信问好
尽管一些名字显得十分陌生
不过分享快乐是多多益善
快乐从来不会因为传递而递减
只会在分享再分享中发子发孙
我一一回复昨夜发来的问候短信
忙中出乱暴露了我此刻的心情
回复中信手扯来了快乐的动漫
动漫把我夸张得
手舞足蹈牛蹄虎蹄混杂乱飞
在虎年第一天我率家人和诗歌
祝福大家豪情壮志吉祥如意虎虎生威
祝福雪峰山掌心化雪瑞雪又兆大丰年
祝福五溪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金六福
乡村振兴如火如荼出彩出画卷
中国梦一路狂飙突进如虎更添翼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仪如鸾凤　气若芝兰（篆书）。
作者　唐诗

南桥

■ 黄亦橙

从岷山跑来的匆忙脚步
掠过雄奇的雪山皑皑
蹚起都江堰的浪花
致敬鱼嘴的千年坚守
问候宝瓶口的守口如瓶
卷起自由舒展的云朵
盘旋在栏杆里的南桥
钻进斜风细雨的蓑笠
撞落枯藤满树的金叶
缠住古道瘦马的身影
衣衫的风尘仆仆
挂上楼阁的飞檐

葫芦里的浊酒在低诉
廊沿传来一声声叹息
眼眶盛着一汪清泉
难道就是断肠人的天涯
万金的家书
触摸不了南桥的扶栏
南归的大雁
迷蒙了谁的两眸秋水

乡音的故土
望穿了期盼中的泪眼
静夜的叩问
唤醒举案齐眉的青涩
南桥的石板
通往长相厮守的天伦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翻越心中的那堵石墙
快马加鞭一路狂奔
留下南桥一缕微笑
天地之间
从此再无旅途羁绊